

淮剧声声伴我行(中)

徐建东

如果说,戏校是我迈向淮剧艺术殿堂的一扇大门,那么盐城市淮剧团就是我学艺做人的大熔炉。

戏校教学,循序渐进、按部就班。尽管我们每天重复着练功、学唱、学戏,有时也会因为太苦、太累而偷偷地抽泣与叹息,但只要我们专业上稍有成绩,学校和老师都会给予鼓励和赞扬。在盐城艺校的几年,我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,先后演过《逼侄赴考》中的潘必正、《三女抢板》中的黄伯贤、《辕门斩子》中的杨六郎、《九件衣》中的杨知遇等角色。那几年,我在欢歌笑语中学习,每天开开心心。

当我带着美好憧憬走进剧团后,才知道什么是规矩,什么叫苦和累。

“蹲着吃饭,蜷着睡觉,躲着洗澡”,这是演员在剧团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演员吃饭基本上是没有桌子的。通常,开饭时,只见东一个,西一个,男女老少、大大小小都蹲着,面前摆一只菜碗、一只汤碗,手里捧一个饭碗。

睡觉的床是又短又窄,人怎么睡呢?我们就像龙虾一样蜷起来睡。稍微打个滚,连人带被子都能掉地下。常常是一觉醒来,身上一样没有。这样就会受冻着凉,继而感冒,喉咙发炎、沙哑。为了保证正常演出,只好去医院挂水。

夏天洗澡更是滑稽可笑。晚上演出结束,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,我们就拎着一桶水躲进厕所。且不说那种汗腥味、肥皂味和厕所臭味的混合气味让人作呕,就说那些蚊子吧,可说是围着人叮咬,我们只能是边洗边跳还边叫,很多时候,实在是被咬得难忍了,也顾不上后背是否洗到,就穿着裤头往外跑了。

冬天的日子更不好过。有一天夜晚,我们从滨海县樊集乡演出结束后过场到蔡桥镇。那晚气候异常寒冷,室外滴水成冰。车子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缓慢行驶,如同婴儿摇篮般地摇摆着,极度疲惫的我们刚进入梦乡,外面就下起了小雨。可我们的被褥行李还在车顶上呢,大伙儿不等车停稳,就跳下车七手八脚地把行李转移到车厢内。一阵慌乱结束后,车子又继续往前开。还没等我们从雨中抢行李的惊吓里缓过神来,车子又突然抛锚了。司机忙得满头大汗,最后操着浓重的滨海腔告诉我们说:“这东西没办法,一点办法没得。”这句话,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车子熄火的地方,是前不靠村、后不着店,这可怎么办?这时候,男同志们坐不住了,大家叫嚷起来:“我们下去推吧!”于是,老中青三代顶着寒风、冒着冷雨,脚踩泥泞,口喊号子,同心协力推车,吆喝声此起彼伏、连成一片。车子发动了,我们一起上车;车子行驶一段,又熄火了,我们再下来推。就这样,开开停停,停停推推,到达蔡桥时,天色也亮了。大伙儿饥肠辘辘地下车,人已快要虚脱了。再把卡车上所有的箱子卸下来时,大伙儿都躺在剧场里的座椅上,一步都不想走动。

经过五六个小时的一路折腾后,我们是又渴又饿又困。不知是谁说的,想泡袋方便面垫垫肚子,可跑遍了剧场的角落,就没找到一滴水。我们几个小年轻不相信,就结伴去找水,终于发现剧场后面角落边有一口大缸。跑过去一看,连忙喊叫起来:“大缸里有水,这里有水!”再仔细一闻,感觉这水的味道有点特别,原来是剧场用来发电的那一缸水,上面还漂着一层亮滑滑的柴油。这可怎么办呢?大家面面相觑。同事黄曙光却说:“人都快饿死了,还讲究什么啊?有柴油就有柴油吧,管它去!”那一天早上,我们泡面有柴油味,洗漱用柴油水,同事们开玩笑说,只要一张口,别人就以为我们是机工师傅。

像这样的场景,在我的剧团生活里早已司空见惯。那时,尽管日子艰苦,可我们从不言弃,依旧坚守淮剧艺术,创作精品剧目,也收获着鲜花和掌声。

那些用来“浪费”的时光

苗君甫

周末在家陪女儿用不织布做手工花,女儿专心地用胶棒做造型,我在一边微笑着帮忙。有朋友来访,看我一眼说:“她自己玩她的,你该干嘛干嘛去喂,你这不是在浪费时间吗?”

看了一眼风风火火的朋友,我并没有打算“反驳”她。自己经营两家淘宝店铺,每天跟客户交流、下单、发货,没有双休日,不舍得歇长假,朋友确实比我忙得多,她会在意每一分钟是否“物尽其用”,在意每一段时间是否“发挥最大作用”,而我不是,有些时光我宁愿就这样“浪费”。

以前我也曾经心急火燎过,女儿在身边玩,我要么用手机看新闻,要么拿本书看小说,女儿问啥我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,渐渐地女儿不想让我陪她了。小小的人儿会撅着嘴说:“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,我才不要你陪呢!”

直到后来看到那幅在网络上风行的漫画:“我的把麻麻辣子怪怪兽抓走了”,心里的震撼让我开始反省:我并没有做到真正的亲子陪伴,我只是在忙自己的事儿,亲子陪伴的质量低、效果差,完全背离了初衷。

从那以后,我学会了真正陪孩子,她在我身边时,我专心致志、心无旁骛。记得第一次专心陪女儿用儿童厨具做饭时,女儿一边开心地玩,一边小心翼翼地问:“妈妈,你今天不忙了?”我很肯定地告诉她:“对,以后妈妈陪你的时候就专心陪,再也不干别的事儿了。”一直记得女儿小脸上满足的笑容和幸福的神情。

其实,陪孩子的那一段时间,对我就真的那么重要么?我只是在浏览网页看看无关紧要的新闻,或者翻一本杂志看看与己无关的八卦,这些都值得我影响亲子陪伴吗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孩子能和家人亲密的时间是那么短,等她渐渐长大,就再也找不回童年的那份亲密了,我宁愿浪费这段时光,来换取女儿无忧无虑的童年,来换取自己不至于后悔的将来。

我一直坚信,生命中有些时光是用来“浪费”的,比如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、趴在窗台看白云在天空中变换造型、回家听母亲唠叨村里的琐碎小事、看父亲给菜地的倭瓜搭架……也许,在别人看来,这些事情完全是在浪费时光,但是谁又能拒绝做这些事情时心里的满足和脸上的甜蜜?

真的,有些时光是用来“浪费”的而值得“浪费”的都是应该珍重的事儿,都是应该珍惜的人,而愿意“浪费”这些时光的人,都有一顆富足而又快乐的心。

深秋板栗香

莫景春

周末闲来无事,漫步街头。突然,一股清甜的香气悄悄地溜进鼻子里,有一种置身山林中的感觉。怎么,秋跑到了城里来呢?我急急忙忙举目四望,寻找秋的痕迹。

不远处,“哗啦啦”声音很热闹,一个包着头巾的小伙子满头大汗,拨弄着烧得通红的锅头,上上下下翻飞,似乎街头耍把戏;一个清秀的女孩子正忙不迭地包装着,一手递过去,一手接钱退钱,忙得不亦乐乎。旁边摆着一箩箩圆溜溜褐红色的板栗,小伙子不断地捞起,“哗哗”地倒进锅里,顾不上擦擦滚热的汗。摊前,站满了一个个迫不及待的老老少少,还有年轻人。哦,秋天就是从这儿飘来的。

秋天,在家乡,正是板栗成熟时候。有的村子房前屋后都栽有板栗树,老些的树叶婆娑,遮天盖日。夏日炎炎,可躲到树下乘凉。天气稍稍凉下来,满树的黄叶开始稀疏,一个个满身是尖尖芒刺的板栗便从树叶间探头探脑。可你不能毛手毛脚地去抓,它会狠狠地给你一击。

板栗成熟时,是家乡最热闹的时候。板栗果肉香甜,入口绵甜,肉质清脆,很受人们喜欢。家家户户都在这个时候炒上一两锅,尽情地吃过瘾;家里若是来了客人,非得在他们归程时给他们带上一。这时候,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回来了,树上的板栗已经熟得自己裂开了,露出油亮的身子,时不时落下一两颗,若再不收回来,可能就不知不觉落光了。于是,在某个清亮亮的早晨,一家人团团围在树下,父亲穿上厚厚的衣服,戴上一顶实实的竹帽,操起一根长长的竹竿,朝树上猛猛扫去。那树上的板栗像下雨似的撒了一地,我们小孩呼啦啦跑过去,小心翼翼地捡起毛乎乎的栗子,赶紧送回在一旁等着的箩筐。不一会儿,箩筐便装得满满的,高高兴兴地抬回家。

板栗被脱了刺皮,就变得漂亮极了:圆溜溜,油亮亮,惹人爱怜。馋嘴的小孩不会迫不及待地一两颗栗子扔进炽热的火灰里,噼啪有声,扒出来,津津有味地嚼起来。

更多的是剥好皮的板栗,被满满地装进铁锅里,倒

入清冽冽的水,烧上旺旺的火。待锅里“咕噜咕噜”滚动,不用多时,那板栗的清香就飘逸而出,让你垂涎三尺,但还要耐心等上几分钟,因为板栗壳厚,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煮透。煮透的板栗从锅里倒出,香飘满屋,常常让人忍不住抓上几颗就大嚼起来。若是想方便些,就在入锅前,一个个给坚硬的板栗壳划个口子,待煮熟时自然裂开,一剥,皮就很快脱落,那亮晶晶的果肉就露出来,放入嘴里甜甜地吃着,无比美妙。

煮好的板栗一时半会吃不完,可以拿到灿烂的阳光下晒干,脆脆的,可以留上半年数月也不会霉变。家乡人喜欢包粽子吃,里面放入很多佐料,什么芝麻、花生等等,也可以留到春节那会儿,包豆腐包作馅儿用。

跑到城里的板栗,自然高贵许多,黑油油的身子,清甜的味道,芬芳的香气,让炒板栗摊前人来人往,大家都争先恐后尝尝这来自乡野原汁原味的东西,叫醒麻木失味的舌头,排上个人,拿个厚厚的牛皮纸袋,装上刚刚出锅的板栗,沿街边吃边笑,快乐无比。

秋天来了,嚼上几颗甜甜的板栗吧。

乡愁里的冬天(组章)

吴晓波

草垛

一个又一个草垛,憨厚,朴实,温暖,像极了乡村母亲的乳房,敞开灰青色上衣,喂养一段瘦瘦弱弱的人间烟火。

草垛伸手,把冬的凛冽轻轻一拦,阳光流了下来,搭起一个其乐融融的乡村舞台。

一群麻雀最先把舞台搅乱了天,用五音不全的歌唱,拉开了演出的大幕。

男人们暂时把农事搁在心底发芽,叼着烟嘴吐出白色的烟圈,在阳光的字幕上,写下赞美的田园诗。

女人们拉着家常,蘸着头上的云鬓,把春天的色彩一针一针纳进鞋底。踩着它,梦想就会起飞。

村姑娘怀了春,羞红了脸,把一段心事偷偷交给草垛珍藏。

老牛是草垛眼中的冬日情人。看,它把一把稻草反复细细咀嚼,一定是咀嚼出爱情的味道。

一群孩子们在草垛里捉迷藏,玩着玩着,就走失了。

草垛,是走失孩子们心中永远的乡愁。

妈妈的爱 荷冰摄



三匠传奇

李浅予

乡村,夜晚,铁匠铺。明月当空,照在铁匠铺旁的桃树上。在飘落的桃花中,一个青年正抡着锤子,敲打着通红的铁块。和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,青年随口吟道:“天上清高月,无如好色心。天桃今献媚,流盼情何深!”

青年名叫张仲场,他出身贫寒,靠打铁维生。张铁匠爱作诗,他常常一边制作镰刀、锄头,一边吟诵自己的诗作,经过这诗意的淬炼,这些农具仿佛都变得有了诗意,并将诗意的种子播进了肥沃的土地里。

张仲场成了远近闻名的铁匠诗人,小镇上的一位读书人听说他的故事后,来到铁匠铺,对他说道:“年轻人,你若想诗有长进,必须投到高人门下,王湘绮先生今之大儒,你求教于他吧!”

王湘绮即湖湘学术巨匠王闿运,当时正主持昭潭书院。张铁匠熄灭炉火,立即启程。这时,天空飘起了雪花。张铁匠戴上斗笠,穿着破旧的衣服,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步行三十里,来到昭潭书院。

林冲雪夜上梁山,不幸遇上了王伦,张铁匠显然比林冲幸运。自入王门后,张仲场整天跟着老师吟诗填词,诗艺日进。后来,他留学日本,归国后曾任教于明德、麓山诸校,后来做到了大学的教务长。

和张铁匠一样传奇的还有铜匠曾昭吉。曾昭吉靠为人修锁钉箱维生,他的工作具有流动性,机会自然比久居乡野的张铁匠要多。王闿运见他“性颖慧,理想绝高”,便主动将其招入门下。

曾昭吉是个做官的料,后来官至正五品。在那个时代,他无疑实现了一个读书人的“理想”。不过,他还有个让一般读书人无法理解的“绝高”理想:科学研究。

1904年,曾昭吉干了件在当时的人看来非常荒唐的事:制造空运大气球!试验了几次,气球都掉到水里去了,一时成为笑谈,虽然后来他终于制造出了热气球,并乘着气球上了天,但差点为此送了命。

除了是中国第一个制造热气球的人,在中国科技

清溪镇

曹文芳

“丁丁,你是你妹妹,你就不能让着点,快吃饭上学去。”

丁丁也觉得自已一大早找茬有些莫名其妙的,吃饭时,就故意逗引丁冬,给丁冬出题。说是乌龟和兔子赛跑,小猪在终点做裁判,问丁冬乌龟和兔子谁赢了?

丁冬先说兔子骄傲睡觉了,乌龟赢了,丁丁摇摇头。丁冬又说兔子没有睡觉,肯定是兔子赢了,丁丁又摇摇头,丁冬糊涂了。丁丁笑得拍桌子打板凳的,气都喘不过来,弄得裴媛媛和丁冬莫名其妙。裴媛媛急了,骂道:“死猴子,有屁快放。”丁丁这才停住笑,揭开了谜底:小猪说谁赢了,谁就赢了。

“屁话。”丁冬气得一推碗,走了。丁冬一到教室又忍不住去要同学了,哇哇地说给大家猜。有说乌龟赢了,有说兔子赢了。只有林草儿说:“小猪说谁赢了,谁就赢了。”

“哎,你真是天才!”丁冬拍着林草儿的马屁。林草儿是林一鹏的女儿,半年前,随林一鹏来到清溪镇。

林一鹏是丁丁的语文老师,也是丁丁唯一喜欢的老师,这实在不容易。说实话,做了丁丁和丁冬的老师是很难的。丁丁不但给老师起绰号,还一捉弄;丁冬每天迟到,进教室时,屁股一扭一扭地,引得课堂上一片笑声。丁冬除了体育课外,其它功课都位居倒数第一;丁丁略胜一筹,但也挂满了红灯。裴媛媛不但不责备丁丁和丁冬学习不用心,倒骂老师是一群草包。

钱倒有本事呢。”那次,丁丁坐在粮仓芦苇边吹了一晚上的芦笛。

裴媛媛不交学费,却让丁冬真实地感到自己是个教师子女,自恃高人一等,一点也不在乎风言风雨。她成绩虽差,但人长得漂亮,自认为有倾国倾城的美貌,除了林草儿,谁也不在她的眼里。

林草儿没有丁冬漂亮,但两个人站在一起,林草儿就把丁冬平白无故地比下去了。丁冬花花绿绿的,头上的玻璃夹子、绸子花挂得惹人眼花;林草儿遮眉儿的一头短发,素净的白色裙子,倒清清爽爽的。

丁冬自以为是清溪镇的第一公主,但自从来了林草儿,丁冬在林草儿面前彻底败了下去,死乞白赖地巴结着林草儿。

丁冬对林草儿的崇拜,渐渐地发展到林草儿父亲林一鹏身上,丁冬居然喜欢上语文课了。上课不再故意迟到扭扭教室,课堂上也不再大声小一笑了,坐得规规矩矩,听得十分入神,语文成绩也有了上涨的趋势。

